

运河边的南川楼

■石萍萍

过了解放桥,沿着东河沿儿一直往南,来到南湖和运河的夹角处,一整片错落房子出现于眼前。纵横高低交错,中间穿插着宽窄窄窄的胡同,我仿佛能看到扎着小辫子在里面疯跑的自己。

我出生在南川楼评剧团大院。小时候的我从没计较过这里为什么叫南川楼却根本没有南川楼,只知道这个地方是美丽的,她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快乐和青年的忧郁,也是我艺术生命开启的地方。

那时候,运河边的南川楼,每个季节、每个地方都是好看的,好玩儿的。

春夏交接的时候,河堤上一溜儿粗粗的大槐树,弥漫着一片雪白,香气萦绕,满树的槐花都开了。一堆小孩子

或拿着竹竿,或爬到墙头上去摘,只吃中间最甜的花蕊。

大院有道大铁门,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大都被妈妈叮嘱过——不许上河沿儿,不许出铁门。可是,好奇的我们怎么关得住呢?早就闻着花香偷偷地跑上了河堤。胆子大的爬上了墙头,胆子小的在下面喊:“快点摘了扔下来!”于是就有了大把大把的槐花吃。但是上去容易下来难,最倒霉的是在墙上划破裤子,回家免不了挨顿骂,第二天膝盖上就会多两个补丁。

当时的我是个假小子,爬树、摘花、挨骂……一样都不少,但也有小女儿心思,会把大枝的槐花带回家,找个酒瓶插起来;还会小心翼翼地把最好看的那朵夹进书里,想留住那香甜的

美丽,可是怎么留得住呢?不是烂掉了,就是变色了,心中终是遗憾。

童年最多的快乐应该都和运河有关。河水是活的,有时候多,有时候少,水多的时候水位离河沿只有一米,好多人下去游泳,不会水的我在岸边羡慕地看着。妈妈扭着耳朵警告过我,所以我是坚决不敢下水的。

一次,我们碰到了一个叔叔,他在岸边支着画架画画,我们都好奇地围过去问东问西。伙伴们推着我,和画画的叔叔搭话,叔叔告诉我们,这是风景写生,用的颜料叫油彩,可以把眼前看到的景物、事物都用画笔记录下来。

我们看着白白的纸上出现面前的河、远处的树和脚边的小黄花……我不禁想到了之前夹在书本里烂掉的槐花,别在小辫子上跑丢的马兰,那个镜子里卷发的美丽自己……要是我也会画画多好呀,就能留住那些美好的瞬间了。

后来,我如愿考上师大美术系;再后来,我有了自己的小家;后来的后来,爸妈也搬离了那里……如今,我也会带着画夹去运河边写生,也能用画笔记录河边的美好。

如今,南川楼变得越来越美了,而且复建的南川楼也矗立在河边。

生活中的美或许有很多种,但是这片人间烟火气最能温暖我。记忆中,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泛着光,却都浸润着欢乐与温暖。



烟火人间

人生百味

回乡偶书

■邵凤英

我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,跨越1000多公里路,终于回到阔别一年之久的家乡。推门进入小院,看见满院子争奇斗艳的太阳花,还有一群迈着八字步、发出“嘎嘎嘎”叫声的鸭子,顿时感觉三千风尘仆仆,一切都是人间值得。

我放下行李后,坐下来和父母闲话家常,谈谈工作、孩子、家庭,分享这一年来所见所感。父亲云淡风轻地笑着说,他的冠心病已经好了。时光在一家人的说说笑笑中悄然溜走。

母亲打算杀只鸭子来做她最拿手的啤酒鸭,被我极力劝阻。因为我喜欢这群笨又可爱的鸭子,不忍心要它们的小命。于是,鸭子们终于逃过一劫。

鸭子们拥有一身洁白的羽毛,看起来像大白鹅一样,有种高贵的气质。平日里,鸭子们和平相处,成群结队出动,但唯独在吃东西这件事上,毫无谦虚礼让之美德。有时,为了一口吃的,你啄我,我咬你,互不相让。过后很快烟消云散,继续愉快地玩耍在一起。

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后,小院子的太阳花开得一片片,有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紫色的、粉色的,零零落落遍地都是。母亲说,这些太阳花每年从地面的砖头缝隙里自己钻出来,争奇斗艳肆意生长,从不需要特意打理,它们向着太阳的方向,积极乐观地兀自开放着,点缀着小院子。

太阳花和鸭子们的乐观积极的精神,像极了守护故乡的父辈们。父辈们当了一辈子普通的农民,庄稼是他们最熟悉的左邻,黄土地是他们最虔诚的信徒。他们脚踏实地默默耕耘,他们渺小平凡,但却拥有着积极乐观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

上个月,父亲查出得了冠心病,做了支架手术。但是父亲平时和我电话视频时总是开心乐观地说:“没事,没事,我好了。”我被父亲这种乐观豁达的生命力所震撼,常常自愧不如。

太阳花、鸭子、父亲,他们让我想到袁枚笔下的一首小诗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故乡的风物和父辈们多像这诗句里的苔花啊,看似平凡而又渺小,无声无息地长在最不起眼的角落,但即使如苔花一样渺小,也开得分外淋漓尽致。

“生如蚁而美如神”。做个普通人,平凡而不平庸,渺小但坚韧,真挚且勤恳,不问富贵,只求心安,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,踏实而尽兴地活着,也不错。这话说得不就是小院里的他们吗?



我爱我家

半张餐桌上的绘画时光

■张林利

暑假期间,局促斗室,大片闲暇,我迷上了国画。

我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转悠,选定在餐桌上绘画。餐桌临窗,窗外放着几盆绿植,生机盎然。

我用笔挂将餐桌一分为二,半张桌子用餐,半张桌子安放绘画材料。笔挂左边放墨汁、笔洗、墨碟,右边放颜料、印章、宣纸,中间放一个支架搁置手机,便于临摹时看视频或者图片。

这半张餐桌,开启了我美好的绘画时光。

我画的第一幅画是唯美雅致的《江南春景图》。视频里的大师,寥寥数笔,江南春景喷薄而出:红艳的桃花,碧绿的湖水,一条条鸟篷船凌波往来,背景是远山如黛,白墙青瓦……

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我铺纸尝试。首先画桃花枝干,颤抖的手画出的线条扭曲,枝干绵软无力,更缺乏层次感。点染桃花时,水加得过多,宣纸都渲染开了。远处的鸟篷船,本应拇指大小,淡墨勾勒,我一笔下去,立马变成

一坨黑球。又试画了几幅,皆不尽人意。真可谓“一看就会,一画就废”。我临窗而立,挫败感让我想放弃。转念又想:我非天才,哪能一蹴而就?任何技艺,都需反复研习,坚持不懈。

我在网上查阅绘画系统教程,聆听专业讲解,然后由易到难,反复训练。先从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块石头画起,从线条的提按转折,用笔的皴擦点染学起,手到心到,不厌其烦。

墨色的丰富,是靠水成全的。我用废宣纸作为试水纸,既可以吸收笔头上的水分,又可以测试墨的干湿浓淡。终于,我画出了一朵朵出水芙蓉、一串串串葡萄、一丛丛国色牡丹……每完成一幅作品,洗笔挂架,清洗墨盘,笔洗换水,一种收剑入鞘的豪情就会盈满胸怀。

身在井隅,心有璀璨。尘世喧嚣,此室安宁。

暑假过后,虽然工作家务缠身,但半张餐桌上的时光仍在延续,我的画笔始终没有荒废。

花开诗旅

秋

■周铁钧

提一盏月亮
铺洒满地秋光
柿树点起红彤彤的灯笼
挂在枝头摇摇晃晃

成熟乘坐季节的列车
驶进积木般的村庄
鸿雁列队南征
告别了菱角、芦花和桂香

瑟风敲动落叶
演奏最后的温婉交响
残荷静等一场冷雨
迎接娟素的飞萍清霜

【每天都有仪式感】

在人们印象中,仪式感都是隆重盛大的,需要彰显出别具一格的特色来。在我看来,仪式感就是把平淡的日子赋予特别的意义,无需大张旗鼓,无需声势浩大,而且无需挑选某个特别的日子,每天都可以过得有仪式感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仪式感,有时就像一朵孤芳自赏的花,只有属于自己的隐秘芬芳。——马亚伟

【秋味遍地】

时序进入秋天,阳光忽地就绵软下来,颜色也由夏天的通红变橙黄,宛如揉碎的金波,在天地间荡漾。那些金黄贴上蔬果,寸土生金了,丰收的喜悦一下就笼上了农人的额头。秋天行走在乡村,便觉秋味扑面而来,极目望去,遍地秋味汇成一个秋韵流淌的海洋。——王丕立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不在意】

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假如时时处处被困难挫折所干扰,这一生必将一事无成。不在意,也是一种豁达、大度与宽容,体现的是一种修养,一种高贵的人格,一种人生的大智慧。不在意的人,是超越了自我的人,也是活得潇洒的人。因为有了了琐事的羁绊缠绕,也使身心获得了解放,自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任你驰骋。——岳立新